



联合
国
安
全
理
事
会



PROVISIONAL

S/PV.2227
6 June 1980

CHINESE

第二二二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八〇年六月六日星期五上午十一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奥尔戈尔德先生	(挪威)
<u>成员国</u> ：孟加拉国	拉曼先生
中国	陈楚先生
法国	勒普雷特先生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弗洛林先生
牙买加	卡尔先生
墨西哥	韦克曼先生
尼日尔	乌马鲁先生
菲律宾	扬戈先生
葡萄牙	富特谢尔·佩雷拉先生
突尼斯	埃萨菲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哈尔拉莫夫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怀特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德里先生
赞比亚	卢萨卡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美国铝业公司大厦，A-3550室）。

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南非问题

1980年5月29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3969)

主席：根据第2225次会议的决定，我邀请莫桑比克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坐位就坐。我还邀请尼日利亚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坐。

应主席的邀请，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克拉克先生（尼日利亚）在安理会议席就坐；洛博先生（莫桑比克）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保留的坐位就坐。

主席：我愿告知安理会成员们：我收到博茨瓦纳、古巴、埃及、埃塞俄比亚、塞舌尔和南斯拉夫等国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依照《宪章》有关规定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的邀请，莱格瓦伊拉先生（博茨瓦纳）、奥拉马斯先生（古巴）、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及）、易卜拉欣先生（埃塞俄比亚）、邦内拉梅先生（塞舌尔）和科马蒂纳先生（南斯拉夫）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坐。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我愿提请安理会成员国注意S/13986号文件。该文件中载入了1980年6月5日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一封信的原文。

乌马鲁先生（尼日尔）：自从大家承认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南非人民及其解放运动负有特殊的责任以来，至今已事过数年了。南非人民每日都在进行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反对遍及南非的对反对种族隔离人士不断进行日益加剧的镇压，镇压的形式有监禁、酷刑、即时处决和暗杀。同样，自从联合国由于感到关切而且公

(尼日尔)

正地承认了南非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的合法性以来，也已有数年了。很久以前，国际上取得了一项一致意见，而且记载了下来，认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对南非采取经济制裁和其他的制裁，只要得到普遍的实施，就是不可或缺的，借以挽救已在南非造成的严重局势，从而避免一场后果不可预见的国际冲突。

不幸的是，一年一年过去了，南非却变得更加蛮横，更加傲慢；种族隔离政权变得更加活跃，把自己武装得更加精良。它蔑视世界，因为国际社会正陷于重重矛盾之中，既要保卫其原则，又要无节制地耗用南非的资源，搞得四分五裂。国际社会反复地检查其各项情况报告，显然由于其通过而随即又抛之脑后的各项有关决议，感到难堪。

结果是，就在1980年这个6月份，南非的形势，同1976年6月索韦托事件发生之前的形势一样具有爆炸性，而那是非人的和野蛮的南非种族隔离史上最下贱的一段。

今天，在比勒陀利亚、开普敦和南非领土上的其他地方，爱国者（现在还包括教徒们）无时无刻不在丧失性命，或者仅仅因为他们希望得到稍多一点自由和尊严而被投入阴森可怕的监狱；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无时无刻不在我们忿慨憎恶的眼睛前，不在我们充满反感的良知前，挑衅性地展现残缺不全的尸体和各种各样的酷刑，以向我们的玄妙概念或沉默进攻；这个或那个前线国家的领土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南非的入侵，这些国家和平的村民无时无刻不在遭到杀害；这座“玻璃房子”，最崇高的理想活动的神圣场所，无时无刻不在由于比勒陀利亚嘲弄人权、国际道义与和平而受到震动。

尽管如此，尽管我们几乎被难堪和无能的心情战胜，我们还是要在安理会再次讨论采取什么样的制裁措施，来对付这个高声喊叫不与真正非洲认同的非洲，这个非洲的行动和表现处处经常公然抵触我们保卫的《联合国宪章》。

尼日尔认为，南非到现在为止，由于安全理事会的纵容而占便宜，已经够长久了。它完全应该受到非洲一直久等的告诫性的制裁，这些制裁措施是恼怒的国际

(尼日尔)

社会已经反复地规定并宣布了的。

因此，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该要求立即停止南非政权一直用来镇压反抗行动的一切专横的警察措施；这种反抗行动是南非政权自己在民族主义者、学童、觉醒的教徒和所有其他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士中间引起的，而它采用的这些肮脏的警察措施，事实上只会促使被赶走的和受损害的爱国者保持、整顿和发展游击行动、经济破坏和恐怖等极端行为，作为他们今天行使自卫权对那些警察措施的回答。

我们尼日尔有句俗语，太阳一升起，一手遮不住。南非的太阳是自由，是恢复人格尊严，是全体公民公正地参与当地事务的管理，是种族隔离的死亡，是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平反昭雪——站在这些受害者最前列的是光荣的政治犯勒尔逊·曼德拉，总之一句话，是一个只论功绩和勤劳的民主社会的黎明。这个太阳总有一天会灿烂地照耀在非洲大陆的整个南部，不公正、专横和暗杀之手肯定无法遮得住。

安全理事会如果能够完全担负起其职责，今天就为加速这个新黎明的到来而努力，那它一定会受到特别的赞扬。

卢萨卡先生（赞比亚）：阁下，赞比亚代表团对你就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的高职表示祝贺。赞比亚代表团深信，由于你具有人所共知的特有的精确性和长期的外交经验，安理会一定能很好地进行工作。我们希望，挪威反对种族主义的立场，对于我们为扫除这个世界上最后残余的种族主义压迫和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定会是一项积极的贡献。这个斗争正是安理会所要讨论的问题。

我还愿对我的好朋友尼日尔的伊德·乌马鲁大使致以他受之无愧的敬意，他出色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安理会是在南非漫长的和残酷的历史上一个关键时刻举行会议。我们希望，在一个新的十年开始的时候，南非的人民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就在这个时候，那里发生了重大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这确实是大家认真思考的时候了，因为南非受压迫的人民继续表示他们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解放自己。

同样有意义的、而且确是南非解放史上罕见的，是这样的事实，即除了男女成年人之外，甚至儿童也积极参加了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他们同父母亲一道，参加了争取民族解放、独立和真正民主的正义斗争。1980年4月初以来，在南非种族上被列为“有色人种”的学童们，跟着他们在索韦托的哥哥姐姐们的脚印，也已起来反对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了。在我今天讲话的时候，积极参加大规模学生抵制行动的就有黑人、有色人种印度人的儿童们。尽管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反应愈来愈严厉和残忍，反对低劣的种族主义教育的抗议，还是继续象燎原大火那样蔓延开来。

形势的发展只能如此，这是必然的，那些熟悉南非情况的人不应感到意外。种族隔离是制度化了的种族主义的最高最坏的形式，对被压迫人民的生活从生到死都起着不利的影响。种族隔离针对各种年龄的人，不分男女、父子和母女。受压的男男女女，同他们的孩子一起，每日都感到民族压迫的鞭打。

教育制度只是南非剥削和压迫的一个方面，是旨在对被压迫人民灌输屈从和驯服的制度。

1976年，索韦托的儿童抗议强加给他们的南非荷兰语，这是压迫者的语言。他们之所以反对，正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压迫者要使他们永远处于被剥削和屈从地位的一部分图谋。我们大家都熟悉索韦托起义的悲惨结果。索韦托的教训是，南非政权正坐在活火山上，它必然要爆发，从任何角度都可能爆发。

1980年，所谓有色人种的学童们首先起事进行抗议，反对低劣的种族主义教育。这种抗议的烈火，从少数“有色人种”学校的几百名学童，蔓延到全南非所有种族地区的学校，参加的学童人数每天数以千计地壮大。

南非政权不厌其烦地空喊什么只是少数不满的人在制造麻烦，而这些抗议行动对这种空喊提出了挑战。南非政权对这种挑战的反应是典型的，并不惊奇。正如它在索韦托干的那样，也正如它在它的全部可耻的历史上从来干的那样，它采取

(赞比亚)

了甚至更为严厉的镇压力量企图借以阻止这种抗议浪潮。

种族隔离政权已经使用了其全部军事力量和警察力量来强化其无情的压迫制度。在那些死于种族隔离政权的子弹之下的人中间，我们看到了非常年轻的人们。连学童也被种族隔离政权残酷杀害。进行和平抗议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的男女和儿童，成千上万地被专横逮捕、拘留或投入监狱。监狱已有人满之患。里面尽是无辜的人们。他们唯一的罪就是胆敢说反对种族隔离。

1980年4月20日，南非的《星期日时报》报道说，

“南非的监犯，同其人口相比来说，比西方或第三世界的任何国家都要多。每天约有10万人入狱。”

《星期日时报》继续说：

“在过去的10年里，南非每天的监犯人数每年增长12%，而其人口每年增长7%。”

近年来，由于儿童同成人一样被投入监狱，监犯数字增大了。

目前正在进行的大规模的教育抵制，不应该孤立地来看待。这是安理会被应该审查的爆炸性局势的一部份。甚至在索韦托屠杀了许多学童之后，那些年轻孩子还是愿意不惜牺牲一切，这个事实极好地证明了，南非的统治者必须注意人民代表们的声音，否则南非就不可能有和平。

人民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强烈程度不应低估。全体被压迫人民对这种制度都已失去耐心，各个生活领域内的动荡不安一直在加剧。除了学生的抵制行动外，各行业中的黑人工人也已举行罢工。与南非普遍的动荡不安相伴，南非内部还发生了其他的严重事件。

南非最近发生的事件，同那些在沙佩维尔和索韦托发生的事件一样，都是根除种族隔离的必然道路上的几步。

种族隔离政权一开始就是由一系列压制性的法律来维系的，这些法律旨在维护

(赞比亚)

白人对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掠夺和剥削，而同时又把这个国家的主人非洲人降到贫苦的外人的地位，既没有出生权，也没有基本的人权和自由。

自从1913年的《土地法》以来，南非的政权通过并实施了一系列镇压黑人反抗和巩固种族隔离的越来越严厉的治安法律。在这些年月里，我们看到颁布了所谓1950年的《镇压共产主义条例》、所谓《公共治安法》和所谓1953年的《刑法修正案》。我们还看到颁布了1960年的《非法组织法》，根据这项法律，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主义者大会被禁止活动。整个1960年代，颁布了一系列广泛的治安法律。还通过了一系列的《普通法修正案》，其中规定了破坏活动的罪行，可判处死刑，还可以施行软禁、无逮捕的逮捕和拘留而不加审判。

这些行动不是一国政府为其全体人民维护治安的行动，而是一个政权对受其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的不断反抗所采取的绝望反应决心要永久维持种族主义最无人性的形式。南非政权忙于通过一大堆压制性法律，却永远不能理解，任何残暴、镇压、酷刑和死亡都不会挫败人民对人格尊严和民主的真正愿望。

南非黑人有着反殖民斗争和反对种族隔离的漫长历史。每次反抗表现都会遇到更多严厉的法律。例如，1967年，《反恐怖法案》便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这个法案被说成是最严厉的治安法，规定了一项新的恐怖活动的罪行，措词非常广泛，简直是一项包括一切的措施，允许可以不加任何指控无限期地拘留任何人。这项法案同其他的法案一样，规定最高可判死刑。

根据该项法案和以前的许多法案，成千上万的人已被逮捕、拘留、受酷刑和被投入监狱，还有其他许多人甚至已被杀死。许多人被终身监禁在罗本岛，许多人已被监禁了近二十年，只是因为要求一个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比较公正的社会。

国际社会已经把种族隔离谴责为不人道的，可憎恨的。我还未听到过种族隔离集团以外有任何人说过任何相反的看法。联合国大会已把种族隔离谴责为危害人类的罪行。安理会已经通过众多旨在改变南非局势的决议。尽管所有这一切，

(赞比亚)

种族隔离政权仍然在强化其无情的压迫制度。当然，被压迫人民继续在反对种族隔离。

南非政权对已经颁行的各项压制性法律似乎还嫌不够，仍在不断地通过甚至更为严厉的法律。1976年，它用《国内治安法》代替了《镇压共产主义条件》。这个更广泛更严厉的翻版使南非政权能够无限期地拘留在政治审判中可能替政府作证人。当然，这些可能的作证人都是被单独监禁的。《国内治安法》还允许南非政权可以无限期地拘留它认为是威胁国家安全的任何人，而不加审判。在实施《国内治安法》的头一年，至少有135人根据该法条款而被拘留。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以千计算，因为据报道，南非现在每天的监犯人数达10万名。

南非继续宣布甚至是牧师们所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和平抗议为非法。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图图主教、贝文主教、托姆牧师和他们的几个牧师同事的遭遇。

南非种族隔离这种祸害，对南非白人正如对黑人多数一样，是种危险的学说。白人继续统治和白种优越这种观念，显然已经把他们毒害到十分危险的地步，他们的心灵和一般看法都已被毒化。因此，就在昨天，还有关于南非邮电和电讯部长的报道，此人名叫亨尼·斯米特，它在所谓的南非议会作了一个令人不能容忍的发言，大意是说，排除黑人直接参与制订南非新宪法的各项计划，是因为“他们的思维过程比较迟缓”。这种言论只能出自思想混乱的人之口，应该受到应有的蔑视。但是这种言论的严重性却绝不能小看。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应该关心南非局势的又一原因，因为这种对被压迫多数的侮辱，显然给和平地解决南非的各种问题不会留有什么余地。这种言论本身就是煽动南非的种族冲突之火，招惹黑人多数放弃和平改革的一切希望，通过使用暴力手段实现改革的方法同白人少数的这一挑战针锋相对。种族关系毒化了之后，到头来白人少数肯定要输得更惨。

南非境内这一斗争的最终正当的理论基础，不但是要根除种族隔离，而且还要在南非建立一个成人都有普选权的真正的民主国家。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个二十世纪，构成南非绝大多数人口的非洲人，却连选举的基本政治权利也没有。赞比亚支持南非人民争取人人享有自由和公义的正当斗争。

(赞比亚)

必须使南非政权懂得，只要南非的绝大多数没有得到他们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利，南非就不可能有和平。任何压迫和镇压都无法扭转南非争取自由和公义的浪潮。

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一再地对独立的非洲国家特别是安哥拉和赞比亚进行侵略，这不可能也不会转移对南非种族隔离问题本身的注意。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对前线国家屡次的侵略行为，更加说明了南非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所造成的威胁。

赞比亚和整个非洲希望南部非洲实现正义与和平。鉴于《宪章》规定安全理事会将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主要的职责，安理会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和整个国际社会将会全力促进南部非洲全体人民实现自由和正义的努力。这就是我们的恳求。

我们期待安理会采取能迫使博塔集团放弃种族隔离的有效措施，导致建立一个成人都有普选权的民主国家。根据这次辩论的特定情况，安理会被应该作为一个紧急事项，谴责种族隔离的南非政权对包括年幼学童在内的被迫人民所进行的大规模暴力行动和杀害。安全理事会应该迫使南非政权立即终止对本国人民的一切压迫、镇压、酷刑和蹂躏。南非必须停止大规模逮捕和拘留的浪潮。作为走向在南非建立一个民主国家的步骤之一，所有政治犯，特别是象勒尔逊·曼德拉那样的领袖们，必须立即释放。安理会被应该发出它有威望的声音，增强在南非国内外正在进行的争取释放曼德拉及其他政治犯的运动。

主席：谢谢赞比亚代表对我所说的好友的话。

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安全理事会再次开会讨论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罪恶政策的议程项目。南非政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日趋严重。比勒陀利亚法西斯政权无视国际舆论的抗议，无视联合国绝大多数成员国的谴责，无视安全理事会要南非结束奴役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的非人政策的一再要求，进一步加紧了其种族隔离的政策。每天都可听到南非新罪行的消息。南非全国再次陷入新的法西斯恐怖和暴力。它对其和平的非洲邻国所采取的侵略罪行，使世界各国都感到震惊。野蛮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大打出手，甚至对学校的学生也使用军事暴力。但是，正如人们不可能阻止火山爆发一样，人们争取自由的意志是不可能被长期压制下去的。

在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一解放运动的领导下，南非人民反抗法西斯恐怖的斗争不断增强。国际与这个国家长期受难的人民之间的团结也在积极增强。种族隔离政权受到全世界的谴责。如果没有帝国主义集团在政治、军事、经济、甚至在原子方面的合作，种族隔离政权灭亡的日子早就为期不远了。另外，帝国主义集团还要对种族隔离政权所犯的罪行负责。帝国主义集团一方面对反抗外来保护的伊朗进行制裁，另一方面它们又阻挠对南非法西斯实行制裁。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集团的政策。当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奉行其暴力政策的作法实际上受到鼓励的情况下，谴责暴力的词藻又有何用呢？

南非目前的形势证明种族隔离在逐渐消失的说法，完全是谎言。南非统治集团和帝国主义垄断者所说的改革之目的，是维护镇压和剥削制度，是使其正常运转。这种改革不是给种族隔离政权套上更多引人注目的脚镣，而是为它解除了锁链，而这一锁链正是导致南非人民全面实现自决权利，以及消灭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锁链。

根据《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早就应该采取反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长远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步骤。我们知道都是谁在阻挠作出这种决定。毫不奇怪，由于没有实施反对法西斯政权的任何措施，所以自由战士们直接攻击的正是在帝国主义垄断者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旨在扩大比勒陀利亚统治者军事潜力的战略据点。

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吸取教训。仅仅呼吁是不可能迫使比勒陀利亚结束其种族隔离政策的。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法西斯政权自愿放弃其种族主义和军事政策的先例。他们都是被迫这样做的。进一步采取这种强制做法既符合我们对南非人民的责任，又符合世界人民给予我们的权力。

我愿提醒安理会的成员注意下列事实：早在1972年2月4日，在非洲召开会议的安全理事会在其第311(1972)号决议中指出：“南非境内的局势严重地扰乱南部非洲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决议谴责南非政府继续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并呼吁释放在种族隔离政策下被监禁的所有人员。要求各国严格遵守对南非实行武器禁运的规定，并表示了如下的根本看法：

“……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确保理事会决议的执行，从而促成南非及南部非洲严重局势的解决。”(安全理事会第311(1972)号决议)

八年已经过去了。即使到今天，决议中的要求仍是不言而喻的。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全心全意地支持采取旨在完全孤立种族隔离政权的要求，赞成为此目的尽快召开有关制裁措施的国际会议。这是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通过决议中心的一个问题。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尼日利亚常驻代表克拉克大使在其杰出的发言中，已经向安理会提出了若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支持的建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人民和政府要求立即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南非法西斯政权关押的所有其他政治犯。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承认人民自决的权利就必须履行其进行不懈努力，以保证这一权利得到执行的责任。我们完全支持在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之下的南非人民所进行的斗争，支持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指导下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

埃萨非先生(突尼斯)：主席先生，首先我愿就你就任我们安全理事会的主席，向你表示热烈祝贺。自从我们成为安理会的成员以来，我们鉴赏了您杰出的人格和职业方面确能力，你的老练和外交艺术。毫无疑问，在本月期间，我们将从你的技巧和智慧方面全面受益。尤其是看来本月将是工作繁忙的一个月。本月安理会必须审议其议程上最令人焦虑的项目。

我也愿向你的前任，我们的兄弟，尼日尔的伊德·乌马鲁大使，表示非常热烈的感谢。感谢他在五月份处理安理会工作期间所表现出的技巧、能力以及献身和合作精神。

安理会本此会议的紧急性质本身就明显地显示出目前南非形势的严重性。我们从南非获悉的惊人消息表明，最近发生的事件揭露了南非种族主义领导人的真实意图。这些事件再一次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南非种族主义领导人推行其种族隔离政策的决心。这些事件也提醒我们中间的一些人，希望比勒陀利亚能变得规矩一些的想法是不实现的，继续存有这种幻想是徒劳的。最后，这些事件是构成种族隔离制度的组成部分。不进行镇压，这一制度是不能存在下去的。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顽固地维护可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企图，无疑是目前悲惨局势的发源地。种族隔离政权就是侵袭南非并进而蔓延到整个南部非洲的祸灾的根源。它的存在是对国际和平及安全的长期威胁。制度化了的种族主义和多少年来的压迫及残酷剥削，给社会造成了苦难和对抗。白人少数统治者公然坚持拒绝服从国际社会各种决定和拒绝让非洲多数运用自决这一根本权利的工具的轻蔑态度，引起了暴动和反抗。南非拒绝遵守演变要求的作法，又到了谴责，堵死

(突尼斯)

了和平解决的任何可能性，并迫使南非人民诉诸武装斗争，以确保他们合法事业的胜利。毫无疑问，1960和1976年将作为纪念在沙佩维尔和索韦托被杀的无辜受害者的年月，并将永远与南非历史联系在一起。他们的牺牲显示了南非人民反抗控制、压迫和隔离并与之作斗争的恒心。进行报复和野蛮侵略是南非政权垂死挣扎的表现。

自1909年南非成立以来，象恶魔似的种族主义歧视的机器就开始运转。毫无疑问，它是随历史潮流而动的。但是它在顽固地运转着。它破坏了最基本的人权，并企图窒息反抗力量、摧残人们的心理。它置之不理国际社会的谴责。不管从那里，每出现一次谴责南非发狂的政策，它就在其愚蠢的泥坑里陷得更深一步，就在疏远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一步。

今天，我们可以再次目睹比勒陀利亚政权陷入混乱的状态。它在盲目乱打，牵连无辜的人民。它在成群地惩罚和屠杀南非人民，而南非人民唯一的罪行是因为他们在为一个正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而斗争着。

解放运动的代表们已经清楚地描述了南非部队的野蛮残暴行为。这里我们愿意重申，完全理解解放运动事业正义性的突尼斯，将永远站在他们一边，帮助南非人民恢复他们的自由和尊严。

种族隔离主义者对其反抗力量所采取的专横和镇压措施越来越频繁。敢于站出来讲有利于自由和正义话的人们仍然每天都可能遭到禁止、软禁、放逐、非法监禁、拷打和被杀害。政治、工会和宗教领导人是这些措施的主要对象。

几百名学生由于抗议在教育方面的种族隔离而被捕。有若干教士遭到迫害，其中包括英国圣公会主教尊敬的迪斯芒德·图图、约翰内斯堡的主教尊敬的蒂莫西·贝文和教士索恩。

警察部长路易·勒格朗热声称，不论需要多大代价，其政府也决心要维护法律

(突尼斯)

和秩序。换而言之，比勒陀利政权决心要加强其法西斯法律和无情地推行其压迫的战略。这种压迫已经激起公愤，受到了国际社会包括那些仍然与南非政府保持着关系的国家的谴责。

如果比勒陀利亚政权认为用镇压的政策就可以遏制南非人民的解放斗争的话，它的想法就未免太天真了。镇压的恶性循环及其引起的反抗表明，今天的强者终归要破产。从这一循环中所产生一种意志在逐渐增强，最终将把它们彻底摧毁。

任何人都不会错误地理解目前南非所发生的事情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首先应该注意的是这些事件的意义及其真正影响。这些事件只是一个插曲，仅仅是南非人民面对着被特殊镇压机器所玩世不恭地制度化和美化的国家恐怖主义而进行的长期斗争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在目睹一种民族觉悟的非同一般的觉醒。它将使国际舆论经常保持警觉的状态，直到种族隔离被全部铲除。种族隔离是对我们最神圣价值的侮辱。

一直被奴役和侮辱的1900万以上的男、女和儿童现在在造反，在为保卫他们的尊严流血牺牲。他们决心重新获得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为止，他们决不会在任何牺牲面前退缩。最近几周的无情镇压和大批逮捕，只能使他们斗争和争取胜利的决心更加坚定。这种决心已经为沙佩维尔、索韦托事件及在那里牺牲的人们所证实。最近的事件表明，不论多么强大的力量，都不能阻挡南非人民向自由的进军，也不能抑制他们对重新建立正义平等的合法要求。

现在，比勒陀利亚政权应该面对现实了，应该懂得企图通过集体镇压和全面恐怖的办法来强加给人们的种族隔离政策的作法，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是更加徒劳的。比勒陀利亚政权企图避免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打破南非人民的反抗，在有国际社会坚决支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南非人民的未来是规定好了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只有一道路可走，即：释放

(突尼斯)

所有的政治犯，尤其是约尔逊·曼德拉；开始同解放运动直接对话，以便在南非消灭种族隔离，建立一个民主政权。

最根本的一条是应保证解放运动参加任何解决南非问题的努力。任何在没有他们参加的情况下达成解决办法的企图，都是绝对不会成功的。但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异常顽固，现在还没有设想这样做的可能。他们继续以一贯轻蔑的态度，拒绝遵守我们组织的各项决定。国际社会应该作出有效反应，使非洲的那一部分土地也实现和平。要在那建立持久的和平，以便使南非人民有可能重新恢复他们的尊严，并在自由、正义和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现在的时刻已经很严重。目前南非充满的暴力，严重地威胁着国际和平及安全。这一形势有导致充满不可预见的后果的冲突的危险。安全理事会有义务结束这种状况，否则后悔莫及。

鉴于南非的顽固不化，我们安理会有责任根据《宪章》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迫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结束其种族隔离政策。《宪章》第七章明确包括保证联合国各项决定得到严格尊重的条款。

安理会所采取的任何措施必须得到各成员国的支持。我们有责任组织一个共同阵线，以便采取措施使压迫和武力法则由兄弟关系和法律的效能取而代之，从而在平等、正义、自由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时代。

主席：谢谢突尼斯代表对我所说的话。

扬戈先生（菲律宾）：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任六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你在联合国已有长久的经验。我国代表团知道你是个干练的外交家，能客观地考虑联合国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使我们深信，本月期间，将为安全理事会在解决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和困难时，提供领导和智慧。我向你保证，在你有价值的努力工作中，我国代表团一定与你全力合作。

(菲律宾)

我还愿意借此机会，对五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您的前任——尼日尔乌马鲁大使，表示我们的钦佩和尊敬。在他任主席期间，我国代表团未能在安全理事会发言，但是，五月份期间，他在处理安理会事物中所表现的姿态足以表明他在处理我们组织的事物的经历和经验。他在处理问题时与安理会成员的协商具有迅速和直截了当的特点。这对我们都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对他杰出的工作，表示祝贺。

今天，我们再次碰到南非问题。这一问题在安全理事会有着又长又令人厌烦的记载。最近，南非发生的事件引起了人们对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关心和担心。南非奉行的可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在该国所引起的社会动乱和暴动，使人们有足够的理由产生这种关心和担心。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实行种族上的隔离。这是一个可恶的政策，它规定一个种族优越于另一个民族。因此，它也是对人类尊严的侮辱。

自 1960 年沙佩维尔大屠杀以来，南非黑人一直处在动荡不安和混乱的状况之下。人人皆知，在那次大屠杀后，白人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南非的黑人采取了更加残酷的镇压和压迫。沙佩维尔惨案成了反对南非罪恶的种族隔离政策力量大联合的起点。它激起了国际社会各成员国的强烈愤慨和反对。纳尔逊·曼德拉和斯蒂芬·拜科成了被压迫人民在继续加紧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所经常想念的名字。索韦托和沙佩维尔一样，也是这一斗争中的里程碑，因为索韦托的示威，使无数名学生在抗议把一种具有种族主义含义的语言强加为教学媒介的活动中，洒下了他们的鲜血。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又抛起了抗议和示威的浪潮。学生们也为反对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所受到的不平等和劣等教育，进行了斗争。最近，一些高级宗教人士也因对这个镇压人民的政权表示了他们的看法而被捕。城市游击战士已开始行动，他们用暴力摧毁了重要的炼油厂。所有这些都是很可能导致更严重事件和导致南非白人同黑人之间暴力空前升级的预兆。

(菲律宾)

我们聆听了非洲集团主席的发言、特别委员会主席反对种族隔离的发言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代表的发言。他们的发言清楚地描绘了南非最近发生的事件及其对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影响。我们同意他们的意见，即安全理事会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而且行动要坚决，要打击产生问题的根源。作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发起成员国，我国代表团对南非出现的爆炸形势深感不安，并愿意重申我们对消灭种族隔离和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所应承担的坚定不移的义务。我们将一如既往，继续支持朝着这一目的而提出的各种必要的动议。

南非必须停止其大规模的镇压和压迫。必须使被压迫人民能够参加建立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府的工作。这些是应该立即考虑并采取的基本措施。

最近非洲大陆的发展形势以及津巴布韦取得多数人统治的形势表明种族隔离政策已处在垂危阶段。但是，尽管南非在联合国已处在完全孤立的状态，它仍然对这一显而易见的现实无动于衷。如果它仍然坚持其不让步的态度，它就必然首当其冲地遭到世界的谴责。

主席： 谢谢菲律宾代表对我所说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古巴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奥拉马斯先生(古巴)：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六月份安理会主席的职位，同时我也要赞扬尼日尔代表在上月主任内所取得的成就。

自从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将“种族隔离”这个项目列入议程，至今已经25年多了，年复一年，几乎整个国际社会都一贯表示谴责和摒斥一群同西方列强始终保持主奴关系的心理有变态者所树立起来的这个万恶政权。

今天我要象以往一样发言抨击南非黑人多数最近又遭受到的野蛮镇压，唯一的罪名是他们为本身的自由和种族平等进行了斗争。过去这几天，国际报刊一直在报导南非法西斯恶棍们成群结队所作的惨无人道的暴力行为。现在看来，第六次不结盟国家运动首脑会议所说的话是多么正确啊：

“迫切需要消除该大陆特别是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A/34/542，附件一，第33段)

人类尊严到了象在南非境内那样被严重损害的时候，用博萨先生所试过的徒具形式的改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包括废除种族歧视在内的改革也解决不了问题。危机并不这么简单，而是同造成这种危机的腐朽制度有深切关系。

风起云涌的抗议与罢课——美国报刊上形容为南非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反种族主义行为和运动——显示南非群众现在已经到了有权决定该国前途的境界。

抗议和罢课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该政权在一所中学——兼有黑白学生的克里斯特尔中学——花在白人学生方面的钱超过黑人学生四倍。黑人学生的课桌破旧不堪，教室里没有灯光，老师殴打提出抗议的学生。这就触发了那次学生联合抵制种族隔离的事件。但是任何城市都可能发生同样的事件，因为这是对该歧视性政权的一种反应。如果不估量一下这些事实的严重性，那就等于是拒绝承认历史本身。开普敦、德班和其他城市的黑人学生举行罢课和抗议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受到歧视；黑人纺织工人举行罢工是由于他们受到这个制度的压制；黑人父母上街游行示威是由于他们的子女受到杀戮。但是白人教师和白人学生也在抗议，连教会也参加了

(古巴)

这个运动。因此有些教会领袖被逮捕，被控与非洲人国民大会进行勾结。

这都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当前南非境内所有正直人士都感觉到有必要消除种族隔离这种制度。但是博萨先生的政权的反应是用警犬来攻击示威者——这从《新闻周刊》所登的照片可以看出——殴打被捕的人，将他们投入监牢，对他们施加酷刑和杀戮。

南非法西斯主义者可以监禁和杀戮爱国人士——不论男女老幼——但现在自由、正义和种族平等的概念比以往任何时间都要有声有色，迟早会发挥支配力量，尽管种族主义少数所要求的代价可能非常巨大。这些概念是人天生具有的，绝对不能予以钳制或毁坏。如果不理会人民——有勇气蔑视法西斯主义者强有力的镇压机构上街游行示威的那些人——衷心发出的呼声，那就是无视于整个一个民族对自由的渴望。

那些侈谈人权的人现在说话吧；让他们至少脸红吧；让他们至少停止武装这些作出种族灭绝行为的罪犯吧；让他们停止为这些罪犯提供尖端武器和在核方面进行合作吧。既然人们都知道南非种族主义者拥有核武器，那末南部非洲人民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呢？让我们干脆说吧：应该对这种情况——对该地区和平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情况——负责的是西方各强国和以色列，它们不顾联合国的各项协议，为南非提供了技术及其他必需品。

整个国际社会都应一跃而起，同心协力地挡住博萨先生及其一伙凶手。我们早就应该要求释放所有犯人——不但是因最近的这些事件被拘的犯人，而且几十年来不屈不挠地始终为自由和种族平等而奋斗的犯人。让我们发动一次全球性的运动来要求释放纳尔逊·曼德拉这位杰出战士，他这些年来一直被关在罗本岛上的野蛮地牢里。让我们调动我们所有的能力来防止南非境内有进一步的犯罪行为。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煤炭厂的火焰着重显示了被压迫群众的沮丧。这些火焰点亮了南非爱国人士坚决遵循的道路，因为他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此外没有其他

(古巴)

出路了。如果不能及时了解这些事件所代表的意义，那就等于附和法西斯野蛮主义，等于宽恕了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许多决议所强烈谴责的一个政权。

不结盟运动在历次首脑会议上已再三强调有必要要求所有同比勒陀利亚政权串通合作的国家不再支持该政权，并要求执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来逼使南非这帮人听取理性和正义的呼声。第六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慎重研究了局势以后，

“……宣布整个南部非洲是单独一个行动地区，其中心战略问题是种族隔离的南非。要想在南部非洲境内实现自由和平、安全和进步，就必须先粉碎体制化的种族歧视、剥削和压迫的种族隔离制度，而代之以民主国家，实行符合非统组织、不结盟运动和联合国原则的政策。”（同上，第78段）

我们坚决支持英雄的南非人民在其前卫非洲人民大会领导下所进行的斗争，我们要提请大家注意南非领导人声称南非爱国人士从“敌人领土”发动工作时对其他国家所作的威胁。这反映出一种懦怯的鸵鸟政策；这是企图转移人们对南非境内危机的根源和成因的注意，而使人们只集中注意其邻接国家。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戏剧化的转变过程。和平与安全又再度受到南非种族主义者的考验。安理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逼使比勒陀利亚及其帝国主义后台停止它们对黑人多数群众的种族灭绝行为，停止以武力威胁南部非洲的独立人民和国家。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点，我们必然形同宽恕战争和掠夺的哲学。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埃塞俄比亚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易卜拉欣先生（埃塞俄比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谢谢你和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接受我国代表团就南非境内一触即发的局势向安理会发言的要求。

主席先生，埃塞俄比亚特别高兴看到你——杰出的挪威代表——主持这次辩论，

(埃塞俄比亚)

因为贵国对南非黑人民众的愿望采取了同情了解的态度。我们深信在你熟练明智的领导下安理会就这个问题及其他问题所举行的辩论在这个繁忙的月份中会圆满成功。

自从安全理事会审议陈腐过时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个制度在我们当前这个开明的时代里根本不应存在——以来已经颇有年月了。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相信安理会责无旁贷，今后应该更多地注意南非被压迫民众所处的困境，以期使他们及早达成最后的解放。

南非被压制和剥削人民的解放不但必然实现，而且即将实现。当前民众反抗的种种表现就显示非洲人民越来越有决心作出必要的牺牲，消除种族隔离，并重新恢复非洲人民的尊严和自由。

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政权本着种族优越的不道德的错误想法，想方设法地要在南非建立白人特权堡垒，这个堡垒的基础是种族隔离——一个基本上不公正而极易出事的种族分别发展制度。既然种族隔离实际上意味着少数白人的繁荣和特权，而其根据又是压迫和屈辱黑人多数，使他们日益贫困，那末比勒陀利亚就不可能为其种族主义堡垒建立一个稳固的基础。但是这并没有阻止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在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利益集团蓄意积极参加的情况下筑起了堡垒的围墙。

一个没有基础的堡垒加上一个没有民众支持的制度，不管有多强的军事力量予以支援，都是不能持久的。因此种族隔离已经注定要失败。

我们的这种结论并非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是根据历史教训得出的。我们埃塞俄比亚人民竭诚希望南非白人及其西方撑腰者及早而不是太晚得出这个结论。

自由的巨浪已经到处以日益强大的力量冲倒种族主义堡垒的围墙。因此，南非白人早就应该了解，非洲人多数既不会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也不会接受贫穷的不能独立的班图斯坦的假公民身分。现在是南非白人扭转南非即将发生的种族战火的时候了。而我们认为要作到这点，就必须先彻底废除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

(埃塞俄比亚)

想要在种族隔离的丑陋面貌上涂脂抹粉是绝对没有用处的。只有下决心来建立一个以种族平等和多数统治为基础的民主社会才能为一个可以接受的持久解决奠定基础。

我们必须承认，到目前为止，在南非境内既没有达成也很难达成自由和平等的目标。这无疑是由于某些政府和多国公司为该种族主义政权提供了政治和物质支援。关于南非问题的这一方面一言难尽。但我们越是评论某些西方政府及其公司同比勒陀利亚之间进行的勾结，我们就好象越发加重它们更加接近的倾向。我们相信对于世界舆论这样完全不加理睬的态度严重威胁到国际合作和了解。更严重的威胁是西方有些圈子把南非的人间悲剧看成纯粹属于冷战政治的范围。

在这方面，有一件事令人很感沮丧，一个主要的西方大国在他最近出版的书里对南非问题作了如下的说明：

“我们绝不能惑于失当的理想主义，让我们对南部非洲的政策受制于非洲领导人的狭隘感情，他们根本不了解或关心东西两个势力间在那里的利害冲突的问题。”

这种看法的含义当然立刻昭然若揭，令人惊惧，但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为什么可恶和不公正如种族隔离者居然受到支持和维护。很明显，这就是作者在职期间所推行的政策。现在他既然已经下台，我们只能认为他之所以通过他的书来宣传这种危险的歪曲看法，其目的是想影响他的继任者，保证种族隔离能维持下去。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当前在职的人不同意对南非问题的这种错误看法。

最后，埃塞俄比亚代表团要呼吁所有人士对非洲民众所处的困境和国际社会关于采取更有效措施的不断要求作出积极而不是消极的反应。我国代表团并希望安理会在这次辩论结束时所通过的决议不会辜负南非人民的期望，而且会充分满足时代的要求。埃塞俄比亚方面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为南非黑人民众的彻底解放提供一切道义和物质援助。

主席：谢谢埃塞俄比亚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下一位发言人是塞舌尔代表。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邦内拉梅先生（塞舌尔）： 我国代表团获准在安全理事会关于南非问题的这次会议上发言，我们对此深表感激。 对我们而言，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原因有二。 第一，今天是塞舌尔很荣幸地首次在安全理事会——这个不断在世界人民的历史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机构——发言。 但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在南非的兄弟姐妹的情况直接影响着我们，就象前一个时期津巴布韦的情况曾经影响着我们，以及今日南部非洲的纳米比亚的情况仍然影响着我们一样。

我们都很熟悉南非的事态：一个被剥夺最基本权利的民族，正受到最可鄙的剥削，而白人尽力以种族隔离的理论来自圆其说，使这种剥削甚至变得更加可耻。

种族隔离是一项罪恶，但在我们看来，它隐藏了一项更恶毒的罪恶，就是一个少数民族在国内和国外剥削整个民族，这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及其盟国，例如以色列。这种外国利益的存在，是种族隔离能够生存的部分原因，因为少数白种人因而享有我们“有名的人权维护者”心照不宣的支持。

但是看来我们能够确定的是，历史已经显示：正如过去的殖民主义一样，种族隔离对于实施者来说更是一个长期的大威胁。 今天南非白人能够确保未来的是他们的警察、他们的狗和武器。 他们正使用这些东西。 但其他国家也曾这么作，而胜利的是人民。 津巴布韦是一个杰出的例子。 人民是历史的唯一动力。

南非人民本身就具有自我解放的力量。 索韦托的青年，工厂的工人，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所有被囚禁、驱逐和谋杀的斗士。 他们代表着南非人民的十足力量。 他们不仅代表着南非的实力而且也代表着全人类的实力，因为他们是为了使这个世界更公正、更人道、更具有尊严而斗争，而屠杀他们的刽子手却越来越虚弱。

南非人民现在正在塑造他们的历史，他们今天通过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南非人民大会）向我们呼吁，要求我们在建立它新的未来的时刻，加强我们的声援。

塞舌尔认为应该义不容辞地响应，因为塞舌尔也是依靠友好民族的声援。 因此塞舌尔同所有其他代表团一起，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谴责南非政权。 南非必须停

(塞舌尔)

止屠杀儿童、年青人、工人和教士。必须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他的同志。南非人民的政治组织必须享有行动和运动的自由。斗士和其他被逐的领导人必须能够回到他们的国家。

主席：下一位发言人是约翰斯通·马卡蒂尼先生，安理会在2225次会议上根据其临时议程第39条的规定向他发出邀请。我现在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马卡蒂尼先生：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主持安理会这一系列的重要会议。南非受压迫人民的斗争现在已进入决定性阶段，他们期望获得这个机构的明确支持。贵国政府众所周知的立场以及你个人对于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赞助，使我们感到乐观：这些会议将代表一个朝向公正持久地解决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定的南非冲突的重要里程碑。

主席先生，请让我通过你，向尼日尔的奥马罗大使致谢，他大力促进了非洲集团为召开这些会议所进行的初步步骤。

主席先生，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常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同安理会的可敬成员一起讨论本组织对今日南非的高度爆炸性局势的看法。

1976年6月在莫桑比克取得胜利后不久，成千成万的学童和学生走到街上去抗议当局所施加他们目的是要培养他们“照顾白人的需要”的奴化教育。成千人被杀、被残害、变成残废、被拘禁、刑求和监禁。今天，在津巴布韦胜利之后，在那次野蛮屠杀的第四周年纪念的前夕，比勒陀利亚政权又再度采取更严酷的镇压手段，企图压制爱国力量在我们国家的合法抗议。

现在在一场反映着在这个国家迅速展开的革命形势的普遍骚动中，学童和学生又起了关键的作用。

七个星期以来，整个国家已陷于一场前所未有的起义浪潮之中，所谓有色青年无畏地向反映在教育制度上的南非政权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挑战。在城市和乡村

(马卡蒂尼先生)

地区成千成万的人已抵制学校，要求他们的教师获得同等薪酬，反对秘密警察在学校进行审问并指责教育制度的种族主义性质。事实上他们是拒绝接受明显的种族主义公式：“在白人社区中，除了某几种劳动之外，没有黑人存在的地方”。南非传统的教育预算清楚地证明，对统治集团来说，我们人民的教育是为了确保主仆关系。比勒陀利亚政权在每个白人儿童身上花费 R 654，而根据 1979 年的统计资料，花费在亚洲儿童，所谓有色儿童和非洲儿童身上的钱，分别为 R 220、R 158 和 R 48。

这些数字显示，在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上，最巨大的一份钱是花费在白人儿童身上。至于有色儿童、亚洲儿童和非洲儿童之间的差别待遇，显然是打算离间大多数困苦的人民并且也符合种族隔离所制定的人为的种族等级观念。南非政权分给所谓有色儿童和印度儿童较大份的面包屑，但他们也明确地拒绝接受这种种族主义规则而加入了大多数人的事业。这个英勇的行为显示了人民的战斗性，也证明了南非人民大会形成一个由民主白人和被压迫的黑人组成的广泛爱国阵线，因而有效地孤立了真正的敌人——也就是白种的种族优越主义种族隔离政权——的政策是正确的。这是符合自由宪章所反映的南非人民大会及其联盟组织的政策。1980年6月26日是自由宪章的二十五周年纪念，我们希望信奉它的会员国将纪念这个日子。

尽管成千成万青年在大逮捕中受害，被警察用警棍、警犬和大规模使用催泪弹和喷嚏弹野蛮地驱散，但他们在父母和老师的的支持下，继续进行抗议。目击者说他们具有高度的组织和纪律，决心继续斗争。那些儿童，有的年纪只有 8 或 10 岁，却不畏种族主义警察手中的一批现代武器。索韦托和其他非洲城市的英雄的坚忍不拔精神鼓舞着他们。尽管南非人民大会表示反对，仍然在 1979 年 4 月 6 日被绞死的大英雄所罗门·马兰古曾说，“我的血将滋养一棵会结自由果实的树”，这句话也鼓舞着青年。南非人民现在正显示着高昂的战斗性，这是不能用精良武器来恐吓或用甜言蜜语来安抚的。

(马卡蒂尼先生)

博萨要求举行一个所有种族参加的会议来讨论影响着南非的问题，就是这类手法的一个例子。他把津非民盟爱国阵线的胜利已改变了南非的战略局势当作这个决定的理由，继续保证维持白人统治，宣布“民族党将维护白人，维护他的政治权利和文化以及他的自决权”。他进一步重申南非将不会实行“一人一票”。

虽然种族主义政权顽固地继续坚持反动的种族意识形态，构成变革的主要核心动力的被压迫黑人群众每天都显示他们决心继续进行斗争，直到达成胜利为止。由于自由的边界已延伸到最后堡垒的门前，最后的缓冲垮掉了，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包围已经完成，这使得我们人民的战斗意志高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事实是，在今日南非，首先由于强迫驱逐德兰士瓦北部的 90,000 巴特洛克瓦族人而造成南非境内所谓行动地区的逐渐扩大；其次，大量的政治审判，其特征为被控者独具高度政治意识，他们一方面挑战地以南非人民大会紧握拳头的方式致敬并唱自由歌曲，同时向种族主义法庭的权威对抗；第三，白人应征入伍者大量逃亡，拒绝执武器捍卫种族隔离政策；第四，南非政权无法填补警察中的 10% 空缺，而国内的分析家认为这是由于南非人民大会有组织地对警察局和其他设备进行攻击以及消灭告密者所致——鉴于空前的高失业率，占劳工人数 25%，竟然还无法填补警察的缺额，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第五，将黑人从所谓的白人地区大量驱至班图斯坦和集中营——1948年以来已有 200 万人；第六，黑工人在许多城市进行一连串的工业大罢工；以及最后，教会与日俱增的参与，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和 52 名杰出的教徒因和平示威抗议与示威学生有密切联系的约翰·托美司铎受到监禁而被捕，达到最高峰。这些因素只是客观事件的部分特征，但说明了博萨及其集团的愈来愈严重的问题。

1964年6月12日，南非人民大会的杰出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和南非人民大会前任秘书长沃尔特·希苏鲁；杰出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戈万·姆北奇；亚裔资深议员阿哈迈德·凯思拉达以及其他一起，由于他们在向非法的种族隔离政权挑战中所发挥的集体领导作用而被判终身监禁。

(马卡蒂尼先生)

纳尔逊·曼德拉在答辩时雄辩地阐明了自由宪章所遵奉的观念后，他宣称：

“在我的一生当中，我已献身于这场非洲人民的斗争。我对白人统治进行了战斗，我也对黑人统治进行了战斗。我怀抱着一个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能和睦相处，都有同等的机会。这是我希望赖以生存并实现的一个理想，但若有需要，这也是我准备为它而死的一个理想。”

纳尔逊·曼德拉说这段话，距今又过了十七年——在这段十七年期间，企图延续种族主义制度化的压迫性法律造成迷惑，一支盖世太保式的警察部队，以先进的西方技术所能提供的最现代的致命武器来监督着掠夺和剥削行为；在这十七年期间，200万以上的黑人被强迫逐出他们的家园，进入荒凉干旱的班图斯坦，在这段期间，90天和180天的延续拘禁已是家常便饭，在这段期间，有50名以上的自由斗士被杀死在监狱和秘密警察的刑室里，在这段期间，比勒陀利亚政权已赢得了执行世界上60%的死刑的记录。

在这17年当中，种族隔离政权不仅发展了核能力，而且还傲慢地对赤道以南的所有非洲国家进行军事干预。它对安哥拉进行了全面侵略，并且数度威胁和侵略赞比亚、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它支持从前的史密斯政权，使国际社会的努力受挫。它并且违抗联合国的许多决议，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17年来，南非政权同某些保守分子相互勾结，发展了一个精密的宣传网，并花大笔的钱在一些西方的首都购买舆论，购买舆论制造者，以促进种族隔离政策，甚至还影响政治选举，派安全局人员渗入著名的国际组织；在这段期间，昔日希特勒政权的门徒还同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密切勾结。

但今天南部非洲的势力已有了消长，博萨还企图搞穆佐雷瓦式的所谓内部解决，但人民对他的花招的答复是把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及其同志的问题提到南非的政治议程上。

在《星期日邮报》的珀西·戈波扎作了一篇社论并获得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德斯蒙德·图图主教的赞助，以及南非各行各业人民，包括部分白人学生的支持后，

(马卡蒂尼先生)

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包括纳米比亚的托马斯·贾·托马斯在内的所有政治犯运动已在南非和国外获得了巨大的动力。

但恶毒的种族隔离制度仍然威胁着要把全世界卷入一场战火中，其影响将是极其深远、难以估量的。正如法西斯主义、军事主义和扩张主义的希特勒政权曾使欧洲和全世界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种族隔离政权是必须制止和摧毁的，尽管它的态度认为任何其他人都不合步调。

该怪谁呢？该怪那些使当局动员了军队来恐吓威胁的和平示威者吗？每回他们提出合法要求却遭到不断增加的暴力压制。纳尔逊·曼德拉曾预言说，“南非政权继续不断的采取暴力，将在这个国家培养人民的暴力，”现在已证明这句话是对的。

南非人民大会的军事部门——民族之矛——的组成，标志着非暴力时代的结束。今天，在南非人民大会的领导下，人民已拿起武器，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也就是在人民推翻种族隔离政权，夺取权力之前，他们是不会放下武器的。我只要引用《华盛顿邮报》的一段话已足可说明这一点：

“黑人民族主义游击队已沉重地打击了南非白人的身心安全。他们已经从对于任意目标的突击提升到对三个守卫严密的战略装置——一个炼油厂和两个由煤提炼油工厂——进行计划协调周密的攻击。这些工厂是南非企图在战略进口物质上成为自给自足的政策关键。对它们的攻击表明了南非人民大会的政策是要表示，自给自足是行不通的。在南非，战争开始了。”

谁应为比勒陀利亚政权的不妥协态度负责呢？是继续为这个不人道制度输血的跨国公司；是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法国、联合王国、日本和以色列，他们继续对联合国的决议阳奉阴违，通过经济、军事、甚至核子勾结来支持南非政权。我们再也不能只是谴责种族隔离政权威胁和平与国际安全。那些支持南非的国家已成为这个政权对南非人民和邻邦所犯的罪行的积极帮凶。

(马卡蒂尼先生)

主席先生，我们特别向包括贵国在内的北欧国家致敬，感谢它们在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中所给予的慷慨支持，但我们很遗憾地指出，我们注意到一桩涉及一个丹麦运输公司的事件。根据《政治报》的报导，该公司的船从许多欧洲港口收集军火武器。这条船的名字已涂掉，所有标志都抹掉。我们很高兴丹麦政府已对这个公然违反国际武器禁运的事件进行调查。但我们很遗憾地又注意到另一个报导说，一家挪威运输公司涉嫌从波斯湾运油到南非。我们非常赞扬挪威政府不出售任何油给南非的政策，但我们深感遗憾地注意到该国的船只却在破坏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其他产油国所实行的石油禁运。

尽管由于同南非政权的惊人程度的勾结使得情况看来非常暗淡，我们仍然深深相信尼日利亚对英国石油公司所采取的模范立场在今后这段时期将会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模仿。

克拉克大使前天在安理会第2225次会议上提出的警告是绝不能掉以轻心的。那是符合非洲和不结盟国家对一个共同敌人及其帮凶从口头谴责走向行动的普遍趋势。

在现阶段我们将不反驳博萨1980年6月5日所写的信，以免抬高它的身价。只消说，我们并不期望进步人类的敌人会去赞成一个为了支持《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遵奉的原则和理想而采取的开明立场。

一些西方国家日渐明了种族隔离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这也鼓舞了我们。我们注意到愈来愈多南非政权的昔日伙伴走向一个切实对待我们人民的正义事业的立场。我们希望这种态度将汇聚成对我们所有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愿望的充分支持。

我们敦促安理会支持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所有其他南非政治犯的运动。我们敦促安理会所有成员保证他们的国家和国际社会严格遵守武器禁运并尊重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实施的石油禁运，并促进孤立种族隔离政权的运动，加强南非人民大会的打击力量，因而加速种族隔离政权的垮台。

(马卡蒂尼先生)

我们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恶毒的种族隔离制度是不可能改革的；必须将它摧毁。我们的人民，不论老少，都拿起了武器来打破奴役的枷锁，而非加强这些枷锁。

主席：谢谢马卡蒂尼先生对我的夸奖。

此次会议已没有其他发言人了。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这个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在6月9日星期一下午3时30分举行。

下午1时40分散会。